

王文彦教授对消渴病的独到认识

辽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(沈阳 110032) 陈 民



王文彦,男,生于1913年,河北省饶阳县人。出身中医世家,19岁始随父学医,并拜妇科名医蔡嘉乐为师,1943年在鞍山市的春霖堂行医。由于王氏博采众长、虚心求教,学业锐进,求医者甚多,远近驰名。1958年调至辽宁中医学院任教,先后讲授《中医内科学》、《金匱要略》及《中医诊断学》等。从事中医教学、医疗及科研工作60余年,治学严谨,精研岐黄,学识渊博,擅治内科及妇科疑难病证。曾参加编写《中医内科学》及《金匱要略讲义》等,发表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数十篇。现任辽宁中医学院教授、主任医师。

主题词 /王文彦 消渴/中医药疗法
%扶脾消渴汤/治疗应用

消渴病是以多饮多食多尿、身体消瘦,或尿浊,尿有甜味为特征的病证,即现代医学所说的糖尿病。历代医家对本病认识颇多。《灵枢·五变》篇所曰“五脏皆柔弱者,善病消瘴”,指出五脏虚弱是发生消渴的重要因素。《金匱要略》立消渴专篇,提出三消症状及治疗方药。后世医家根据本病“三多”症状的轻重、主次,将本证分为上、中、下三消。如《证治准绳·消瘴》篇说:“渴而多饮为上消(经谓肺消);消谷善饥为中消(经谓胃中);渴而使数有膏为下消(经谓肾消)。”对本病的病因,认为主要由素体阴虚、饮食不节,复因情志失调、劳欲过度所致,其发病机理主要是阴虚为本、燥热为标,其病变脏腑主要为肺、胃、肾,而以肾为关键。本病若迁延日久,可致阴损及阳、气阴两伤或阴阳俱虚,甚则变生他疾。

王老行医60余年,并幼承家训,躬身好学,熟读经典,通晓诸家,颇有独到见解。其治病重在调理脾胃,因脾胃为后天之本、气血生化之源,同居中州,乃气机升降出入之枢,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皆禀气于脾胃,故脾胃受损则易致气血生化之源告竭,则百病丛生。王老经多年的临床实践及反复观察认为,由于脾胃运化、转输功能失调,胃不能将水谷腐熟为精微物质,脾不能将水谷津液运化输布到全身,使其随尿排出,以致消渴病,即“水谷不化为本,烦热阴虚为标”。

脾胃为后天之本。在生理功能上,胃主受纳与腐熟水谷,脾主运化,即运化水谷精微及津液。当人体

摄取食物时,经口及食道入于胃,经胃的腐熟、消磨水谷的作用后下输小肠,再经小肠的分清别浊,其清者为水谷精微物质,通过脾的运化功能敷布于周身,以充养五脏六腑。如《素问·经脉别论》篇曰:“饮入于胃,游溢精气,上输于脾,脾气散经,上归于肺,通调水道,下输膀胱。水精四布,五经并行。”只有脾胃健运,其腐熟与运化功能正常,才能使水谷精微物质出入有序,以维持“清阳出上窍,浊阴出下窍,清阳发腠理,浊阴走五脏,清阳实四肢,浊阴归六腑”的正常生理功能。

若因饮食失常、情志失调或劳倦内伤而损伤脾胃,可致脾胃运化功能失调。当食物入于胃时,若胃气虚弱,不能将水谷腐熟为精微,或脾虚不能为胃行其津液,使水谷精微之气不能运化输布而独留于脾,则清阳当升不升而与浊阴同降并随尿排除,以致精微物质及津液流失,发为消渴病。或脾虚运而不化,只能运输水谷之气,而不能将其进一步化生为能直接被五脏六腑应用的精微物质,亦致水谷物质不能充养五脏六腑及四肢百骸,使谷气随尿排出,发为消渴病。王老认为,人体的健康与体质的平衡有关,平衡即中焦脾胃之气的平衡。若中焦之气的平衡失调,则清气当升而不升、浊阴当降而不降,就无所谓之平衡,亦无所谓之健康。

总之,王老认为,消渴病的发生,乃脾虚水谷不化,不能敷散精微,使水谷之气流失。由于水谷精微流失,机体不能吸收利用,而出现“三多一少”症状,即多饮、多食、多尿、身体逐渐消瘦。

肺居上焦,肺之阴赖脾气输布津液以滋润。当脾

虚不能运化水谷精微并散布于肺,肺失脾土之津而干渴、化燥生热、热反伤阴、心火亢盛,则可致烦渴而多饮;脾虚运而不化,不能将水谷化生为精微物质,以充养脏腑,则脏腑失养而致多食易饥;由于多饮及多食,但脾虚而不能将津液散布于周身,肾亦不能蒸化,使津液随尿排出,以致多尿;脾胃为后天之本、气血生化之源,若脾胃失调,不能将水谷转化为精微物质,以充养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,则机体得不到充养,以致日渐消瘦并乏力。

王老在学术上注重调理脾胃,在临床治疗中处处刻意于调理脾胃,兼安五脏,使脾胃和健、生化而有源、气血充盈,则诸疾自可渐复。王老治疗消渴病,以健脾和胃为主,兼调补肺肾,通过健脾和胃,使中焦脾胃运化功能正常、水谷津液得以散布周身,以充养五脏六腑及四肢百骸。肺居上焦,主治节;肾居下焦,肾阳之温煦作用可助脾之运化功能。故治疗以健脾和胃为主,兼调补肺肾。王老自拟扶脾消渴汤加减,以治疗消渴病,药用人参 15g、白术 15g、山药 20g、沙参 20g、麦冬 15g、百合 15g、玉竹 15g、焦山楂 20g、鸡内金 15g、陈皮 15g、甘松 15g、葛根 15g,意在健脾益气、生津止渴。方中,人参健脾益气生津、温阳化精止渴,白术、山药健脾燥湿,使湿邪除、气得周流而可散精,此三药为君,功专扶脾兼补肺;沙参、麦冬、百合、玉竹润肺,以收耗散之肺气,使肺气肃降,助脾散精微于全身;佐鸡内金、焦山楂健脾消谷,并得人参、白术之力资助,使其助消化作用更强,直接腐熟水谷并化生为精微物质;陈皮、甘松理气醒脾、导滞除壅,葛根轻扬升发、鼓舞升腾脾胃之阳,三药为使,共有调整全身气机升降出入及水谷精微的散布。

〔病例一〕刘××,男,62岁,干部。1988年12月4日初诊。

主诉多饮、多食、多尿一个月。一个月前无明显诱因而逐渐出现多饮、多食、多尿,近半个月身体逐渐消瘦,体重减轻3公斤。一周前到我院门诊就诊,查血糖(++++),空腹血糖 9.35mmol/L。诊断为糖尿病,经服中药汤剂一周未见好转。复查空腹血糖仍为 9.20mmol/L、血糖(++++)。症见,口渴、多饮、多食、多尿,身体渐消瘦,周身乏力,睡眠及大便正常。舌质红,苔少而干,脉沉细。

诊断为消渴病,证属脾虚不能运化、输布水谷精

微,方用扶脾消渴汤加葛根 15g,兼补肾助脾。

服药3剂,自觉症状明显减轻。继服药12剂,诸证基本缓解,空腹血糖 7.12mmol/L、血糖(++)。继续服药一个月,体重恢复如前,血糖降至正常,血糖(±),病愈。

〔病例二〕费××,女,35岁,工人。1988年11月10日初诊。

主诉多饮、多尿一年余。一年来,无明显诱因而逐渐口渴多饮、多尿,体重较前减轻约10公斤,食量正常。曾在某医院诊断为“尿崩症”,经口服双氢克尿噻 50mg/日,未见明显好转。症见,多饮、多尿,周身乏力,心烦,喜冷饮,每日饮水约3~4暖瓶,尿量约5000ml,饮食、睡眠及大便正常。舌质淡,苔薄白,脉沉弦。

药用:熟地 20g,百合 20g,玉竹 20g,寸冬 20g,沙参 20g,枸杞 20g,菟丝子 30g,何首乌 30g,益智仁 15g,黄芪 30g,乌药 15g,巴戟天 20g。

服药3剂,烦渴稍有减轻。又服药6剂,尿量减至每日4500ml,双氢克尿噻用药减至每日25mg,但时有左侧腰痛。守方加杜仲 20g、乌梅 15g,黄芪增至50g。继服药12剂,尿量减至4000ml以下,舌质、脉象同前。又守方加焦山楂 20g、鸡内金 20g,连服6剂,多饮、多尿及周身乏力明显减轻,尿量每日约3500ml,时有心烦。又守方去益智仁,并嚼自服核桃每日早晚各2枚。连服药一个月,多饮、多尿症状明显改善,烦渴减轻,体重较前增加约5公斤,每日饮水约1~2暖瓶,尿量约2000ml。守方又巩固治疗一个月,症除而病愈。

按:消渴病以多饮、多食、多尿、身体消瘦,或尿浊、尿有甜味为其特征,而尿崩以多饮、多尿为特征,亦有身体消瘦者。王老以为,尿崩不同于消渴病,其发病机理乃为肾虚不化气所致,其治疗应重在补肾以助气化,用药偏于温补肾阳,投予补肾滋阴之剂,旨在阴中求阳,使肾之气化功能正常。

方中,熟地补肾滋阴,菟丝子补阳益阴、固精缩尿,为主药,以助阳而不伤阳、补阴而阴中求阳;配巴戟天补肾助阳而助肾之气化,伍益智仁、乌药以温肾缩尿、暖肾助阳;玉竹、寸冬、沙参滋补阴液,何首乌、枸杞子补益肝肾,重用黄芪以补气升阳,配补肾药补肾助阳,以助肾之气化之功。诸药合用,可助肾之气化之功,使其气化功能正常,则症除病愈。